

前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

著者／陳立中

第60期海軍陸戰隊預備軍官
現為台南奇美醫院外科醫師

壹、前言

在我國台灣高雄的鳳山、左營、岡山三地，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是陸、海、空三軍的搖籃，因為以上三地分別是三個軍種的軍官學校所在地。然而，有項或許會讓不少民眾深覺意外的，乃地緣位置並無海岸線的鳳山，往昔亦曾設立海軍之營區（鄰近營區之旁亦設置有名為「海光」的海軍眷村），初始的編制和名稱當可追溯至日治時期，係由駐台日本海軍所設置的「鳳山無線電信所」。民國34年（1945年），對日抗戰勝利、台灣光復未久，該處基地由我國海軍部隊接收，於沿續使用近約一個甲子的歲月之後，由於國軍推行精實方案，重新調整編制員額，而致原之基地不再做為軍事用途。

嗣後，在民間團體的反映爭取下，原海軍基地於民國93年6月獲得當時的高雄縣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95年3月起，國防部將轉為歷史建築之舊營區委請縣政府代管，縣政府並再委轉高雄縣眷村文化發展協會管理；96年9月和99年8月，原址和地上建築物群又接續獲得高雄縣政府與行政院文建會核定為「縣定古蹟」與「國定古蹟」。為促進民眾明瞭此一國定古蹟的歷史緣由及文化意涵，同時供作民眾休閒遊憩的好去處，自去（100）年2月起古蹟區已可於假日期間對外開放，不再蒙上閒人勿近的神秘面紗，亦不再散發剛烈威武的嚴肅氣息。

本座原本於日治時期由日本海軍專用之「無線電信所」，於現今文化部前身的文建會審核時，獲准列定為國定古蹟的因由，計有以下四項--

1. 為日治時期大型和完備的無線電信所之一，具高度之特殊性和稀少性，既為軍事發展史上的重要設施，並且擁有重要的歷史文化意義。

2. 為國際現存極少數的早期無線電信設施類型，雙圓排列型式的收發訊號電塔（亦簡稱為天線）和各種相關建築物、營舍等呈展出獨特的布置，周旁的農地、綠帶以及環形道路、排水溝渠…等，構築成獨樹一幟的地貌紋理和空間景觀，確有寶貴的文化資產價值。

射主塔。

日治時代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留傳至今的訊號發





前期磚造中央管制室（第一送信所，又稱大碉堡），南北兩側之混凝土質坡面建築物。



日治時代，建於無線電信所內的磚造管制室和工廠區（自後方所攝）。



升旗台和綠地區。

3. 其沿革變遷歷程，涵蓋日治時期進行軍事通信之階段、我國海軍沿續使用之無線通訊階段，以及軍情部門、海軍明德訓練班時期從事偵訊和推行教化活動之階段，具備長期性之事蹟，得留作歷史見證。

4. 園區內的部分建築物，諸如早期的磚造「通訊所兼施造工廠」（日文漢字將通訊所寫為「送信所」，一般則是泛稱為「大碉堡」），輔助通訊用並曾兼作防空高射砲陣地的「小碉堡」，後期以鋼筋混凝土建造的「十字造型通訊電台」，以及各種和電信相關之附屬設施，均具有營造技術上之保存價值。

以往，在民族尊嚴的大義下，對我國而言屬於屈辱傷痕的辛酸變遷，以及異族侵略者在國疆故地內遺存的諸多建設，大家幾皆避略不提。惟在大戰結束、歷經長達68年的冷卻、沈澱後，各界已均能以溫和理性和尊重歷史的態度，重新回顧日治時期台灣所奠植之各種建設，和這些建設在戰亂中遭到轟炸損壞、光復後被接收並修復重用，繼續做為軍事基地或轉作重要工業設施或公用場所之經過。例如，本文下所描述的原「鳳山

無線電信所」，則是在廣續沿用為軍事基地長達59個年頭後，再被核定為古蹟並轉作歷史文化用途。畢竟，這些都是史實的一部分，惟能還原真相、妥善保存具有時代意義的設施，才能忠於歷史、傳承歷史，讓後代民眾明瞭台灣在近代所遭遇到的波折與演變，以及如何擺脫戰亂苦難的歲月，逐步轉向幸福康莊年代的歷程。

位處鳳山東北邊區勝利路旁，由昔日海軍所管轄之「鳳山無線電信所」舊址，在日治時代原本占有廣達27公頃的面積，戰後政府將其外圍約三分之二的原徵收用地釋還原地主，不過仍保留有約8公頃餘的遼闊面積，故而舊址內迄今仍保存著頗為難能可貴的空曠綠地。肇建於將近一個世紀之前的建築物主體與形成的特殊景觀，迄今依然獲致良好的保存，得兼具文化、教育及休閒育樂等多面向之意義。此項保存原貌並移作為文化地景的作法，已獲致社會各界的贊同支持，咸信大多數的高雄市民和國內大眾亦皆樂於見到該處海軍無線電信所舊址，能被完整的保留下來。

貳、日治期間，建造「鳳山無線電信所」的特定通訊用途



日治時代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留傳至今的訊號發射塔（遠攝圖）。



水池亭樹。



明德訓練班時期用之教室。

日本自19世紀後葉實施維新運動起，帝國勢力快速擴張，分別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對清)八國聯軍中大捷，不僅得到大片割讓地，並將取得的巨額賠款投注於發展建軍，促成其軍事武力之急遽成長，放眼當時的全球局勢，彷彿是一枝獨秀般的威猛精湛；海軍方面因為獲得挹注而用以製艇造艦的款項遠多於陸軍，故海軍陣容的威盛壯大尤其迅猛精銳，像是如虎添翼般的竄起於世。在20世紀初葉，日本早在對外採取 烈的軍事攻擊行動之前，即萌興進佔中國大陸、染指東南亞的意圖，其海軍部隊不僅增造大量的艦艇、擴充員額兵力，並興建完備的專用通信基地，冀求收到迅速傳達軍令、有效聯絡指揮的功能。

海軍專用的無線電信所便是基於此等企圖而積極擴建，最先建造者乃是位於日本東京葛飾郡、船橋町，在1915年建竣啟用的無線電信所。而始建於1917年並於兩年後、即1919年完工的「鳳山無線電信所」，在日治時期被視為當時日本帝國三大無線電信所之一，規模型態幾皆援照「船橋無線電信所」而建造。另一處電信所則是位於九州西部長崎縣佐世保海軍基地附近、建竣於1921年的「針尾無線電信所」，此三處電信基

地共同構組成彼時日本海軍的縣密通信網。

上述的東京船橋町無線電信所之建造，始於1913年，翌年完成屋舍機房之營建，並即裝置由德國西門子、Telefongen AG等企業產製的通訊設備(德文的telefon相當於英文的telephone，國內常將Telefongen AG譯稱為德律風根公司)。未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因為德、日分屬不同的交戰陣營，所以德籍技師旋即離日歸國，改由日人自行安裝測試。技術高超的日本工程師於1915年7月突破各種障礙，使電信所可成功的與航行於海上的軍艦連通訊息，最遠則可連通至航行於夏威夷海面上的船艦。若是從船橋無線電信所自1915年8月起，已得全面展開和日本海軍艦艇的無線通訊起算，較諸日本和夏威夷之間於1924年時方才推出的民間無線通訊業務，前者提早施行了9年。

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曾導致東京地區的民用電信設施損壞癱瘓，此一緊急期間日本政府曾借用海軍的船橋無線電信所，和橫濱、大阪等地區聯絡，確保無線通訊的順利進行，協助政府即時收發眾多訊息，誠有忒大的功勞。同樣在船橋無

線電信所啟用9年後，日本海軍又於1924年在東京霞關的「海軍部」旁址，興建一處設備愈為新穎的「海軍無線電信所」，但船橋無線電信所在海軍的無線通訊領域，依然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迄1935年，船橋無線電信共建立起19座各有200公尺和60公尺高度的無線發射塔--乃1座高達200公尺的主塔和18座高為60公尺的副塔，儼若船橋地方的地標。

台灣鳳山無線電信所之興建，係參照東京船橋無線電信所的規模而建造，初期安裝的通訊設施亦是「依樣畫葫蘆」般的仿照實施，在1910年代時是屬於最進步的無線電通信先端技術和設備。船橋、鳳山和針尾三個無線電信所，之與日本海軍艦艇的通訊，係劃定有主要的範圍區--船橋電信所是負責與太平洋海面上的軍艦保持連通並掌握其動向；鳳山電信所是連通、控管航行於南海上的日本艦隊(艇)；針尾電信所則是朝西連通航行於東海、黃海等海面上，覬覦我國大陸和朝鮮半島的日本艦隊(艇)。如同東京之船橋電信所早期曾兼任民間電信業務者然，海軍鳳山電信所初告建竣之前數年，亦曾承負連通台灣西南沿海民用船舶的無線通訊，至1925年台灣總督府郵電局另行設置鵝鑾鼻電信所以後始不再兼任，然而迄宣告敗降、撤離台灣為止，日本對於在帛琉海域一帶航行的民用船舶之無線通連，卻一直皆是由鳳山電信所連帶兼任。

20世紀初，所有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當中，幾乎僅日本海軍擁有堅強壯大的艦隊，而得以極其威風的馳騁於太平洋和東海、南海之公海上。而在1930~1940年期間，日本帝國新建的艦隊，不

論是體型、船速、裝甲火力和通訊設備，皆可遠勝於在亞洲殖民已達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的歐美諸海權國家，最能象徵壯大國力的航空母艦，不論是數量或總噸數亦皆勝於美國，且其進犯太平洋和大東亞的野心實已昭然若揭。各國雖早已洞悉其意圖而在國際會議如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乃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美國總統威爾遜於1919年發起設立的國際組織)上通過限制其發展軍備武力，但日本卻悍然退出相關國際組織，對其通過之決議毫不理會。幾告束手無策的舉世諸國，僅能對日本採取軟弱無力的禁運、禁售措施，繼續擴充軍力的日本在和德國、義大利結盟為「軸心國」後，已不再掩飾其侵略的意圖，在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名義下，掀起了太平洋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1年12月8日(亞洲國家時間)，由總計配置有300餘架飛機的6艘航空母艦和其他眾多軍艦，共同組成的日本海軍艦隊航行至逼臨夏威夷之海域後，所接到自海軍部傳達的轟炸珍珠港密電命令，便是經由船橋無線電信基地所發出的無線訊號，而其密語乃是「登上新高山」。密電中的新高山，其實正是台灣的「玉山」，蓋日本在佔領台灣後發現到玉山竟然高於其本土的富士山，遂將玉山另稱為新高山，孰料卻成為日本海軍從船橋無線電信基地發送出去，用以偷襲珍珠港內美軍艦隊的密電。之後，接獲無線密電的艦隊司令--南雲忠一中將，旋按海軍部的指示，於當日清晨下令出動航空部隊轟炸珍珠港，其航空部隊展開攻擊行動前由航隊指揮官--淵田美津中佐發出的密語口令則是「虎、虎、虎」，意為若似老虎一般的勇猛。珍珠港在日本海軍暨其航空部隊



建於日治時代無線電信所之RC結構通訊管制室(即第二送信所，又稱十字電台)



行政辦公室和禮堂(中正堂)。



日治時代無線電信所內部，輔助通訊用的小碉堡，今已於周邊滿植高大樹木。

的偷襲下，自然是被轟炸得面目全非，導致美國對日本和軸心國家的宣戰，二次世界大戰於焉爆發。

因為偷襲珍珠港而開啟二次世界大戰之序幕後，早即俟機而動的日本立即派出大批武力，分別從日本本土和台灣出發，企圖進據中南半島和南海。其艦隊在駛過台灣周旁海域而往南海疾馳而去後，海軍部門即是透過鳳山的無線電信所和日本的南海艦隊緊密聯繫，並嚴密掌控艦隊行蹤，在為期短暫的一、二個月之內，日軍便席捲東南亞，甚且進逼至南亞和印度洋一帶。其中由英國海軍所擁有，號稱是船堅砲利、無堅不摧的「威爾斯親王號」(HMS Prince of Wales)，卻是居先於1941年12月10日、即日軍偷襲珍珠港的隔兩日，遭到日本海軍艦隊擊沈¹，大不列顛的國勢宛如是紙老虎一般的癱軟不振。

緊接著，由陸軍大將--山下奉文(後來有「馬來之虎」的惡名)指揮的機械化部隊在1942年1月，即攻佔了馬來半島，接續又迅速揮師渡過柔佛海峽，於2月15日華裔民眾準備歡度農曆年的除夕之前便攻陷新加坡，逼令駐防於新加坡的英軍部隊棄械投降，使得日本帝國的氣燄達到猛烈頂旺的地步。該一時期的日本帝國之能有此猛烈

的氣勢，固然是長期整軍經武、擴展軍力所奠建的深湛基礎，但是其舉國經濟實力雄厚、科技進步昌明亦是關鍵因素。海軍部門藉以傳達指令、調動艦隊的無線電信所，在整體征戰過程中亦是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就遭受日軍荼害的國家觀之，日本海軍的無線電信所乃是「助紂為虐」的場址設施，諸無線電信所在戰後各有不同的際遇處境。像是東京的船橋無線電信所，在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即由進駐日本的美軍接管，1966年始交還由戰後成立的日本自衛隊接管。因為包含發射塔在內的諸多電信設施，在大戰末期曾遭到盟軍的猛烈轟炸而難以繼續使用，因此包含原係屬於地標建築物之發射塔在內的眾多設施，遂在1971年時由日方鳩工拆除，拆除工程自當年5月展開，隔年便告完工。再者，該電信所駐在地的船橋地方，更因行政編制的重劃，而於日後改隸於東京東旁的千葉縣(而東京、橫濱共同形成一處海灣)，成為新設的船橋市，不再屬於東京了。

台灣的鳳山無線電信所，由於當時是位處鄉間綠地，兼以設施建構得十分穩固且屏蔽良好，所以在大戰後期並未遭致慘烈的轟炸破壞，戰後仍

得由我國海軍接收沿用。雖然，諸多矗立於外圍環廓的訊號收發電塔，在戰後陸續被拆除，附近土地亦歸還原地主，但是仍保存著殘留的座墩可供溯查，電信所圍牆內的電塔和各控制室，則皆近乎完好的留存，一直到本世紀初停止其原有的軍事用途時仍都處於堪用狀態，若干損壞部位大都是屬於自然狀態的折舊。因此迄今，昔之鳳山無線電信所乃是全世界建於20世紀初期，而能夠整體留存至現在、是極罕見的歷史性電信場址，設若排除其屬於過去肆行侵略之日本帝國所興建的陰影，確實是屬於軍事武備和歷史文化上的寶貴資產。

參、在「無線電信所」時期，由日本海軍部門所建造的相關建築物

在建築基地的規劃上，於1917年動工興建的鳳山無線電信所之本體、即「中央管制室」，為一座呈東北-西南方向的「三連拱」對稱造型建築體，自空中俯瞰有如一具「大啞鈴」、另亦被泛稱為「大碉堡」，每一「拱室」為一個單獨的大跨間，並劃設有為數眾多的管制室和施造工廠。各管制室皆有其負責連通、控管海面軍艦的海域範圍，並有布設的專用線路連接至收發訊號的電塔。因為鳳山地方長年溫暖炎熱，在尚無舒適冷氣得供吹拂送爽的年代，建築師在設計整棟大型建築物的外體並分隔內部的工作室時，係採用開設多片氣窗與闢鑿通風口的原理，以促進空氣對流的方式，達到自然通風、涼爽沁人的效果，使得整座以鋼骨水泥構築的挑高屋頂和梁柱、並以磚塊築砌成牆壁的中央管制室，如同具有現今的

中央空調系統一般，在內部任職之人員俱可在良好的工作環境下，達成和海面艦艇通聯、管制訊息的任務。另則基於安全防護上的需求，其四周的門窗皆採用「防爆門窗」的款型，即以鋼構框架填塞高強度的混凝土，這在1910～1940年代當屬極具巧思和實用功能的工程技術。

本座狀似大碉堡的中央管制室，呈對稱狀分立於兩側的「大跨屋間」，每個跨間的縱深達35公尺，相當的宏偉壯觀，屋頂上有厚層覆土並植草，如同「屋頂草原」，可形成綠色覆蔽，防止偵察機的偵測和轟炸機的投彈，平時亦可避免屋頂受到豔陽的照射聚熱而導致內部的燠悶，砌造牆面的磚塊是產自高雄中部的磚廠（位於今鼓山區中華橫路與九如三路附近）。每一跨間的南、北兩翼係呈斜坡形式，從地面漸往屋頂高處延伸接合，經由詳細比對後當可知悉，東側跨間設計有較多的梁柱，得強固支撐上方的樓板和承載的設備重物；西側跨間的梁柱雖然較少卻相對較粗，蓋當側主要為裝建大型柴油發電機俾可產生動力的發電廠，和製造、裝配零組件的施造工



昔海軍鳳山電信所之通信副塔和繫固座墩，分為A圈及B圈兩圈；A圈共有18座副塔、直徑為680公尺；B圈共有36具座墩、直徑則為800公尺（載自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網站）

廠，必須有更加寬敞的空間且梁柱須能承負架設於上方的吊車（國內俗稱為「天車」）；連結東、西兩個主跨間的「中央跨間」，係分為三個樓層，最上層是指揮官室和辦公室、會議室，中層為通連管制室和調度室，底層主要為庫房，因為中央跨間的各層樓板所放置的器物設備，顯較兩側跨間處為輕，所以是以木板來架隔成樓板，但另填置有吸震材料，以防止人員走動時帶來聲響。

1920年代起，日本的「南進」軍事武略愈發猖狂，雖然尚未和斯時殖民於東南亞的英、法、荷…等歐洲列強產生正面衝突，但已頻有派遣艦隊遠赴當地試探挑釁的動作，且趁多國或各殖民勢力兵力未逮、自顧不暇之際，逐步奪佔中南半島沿岸地帶並竊占散布於南海的諸多群島、離島。後來，由於鳳山無線電信所必須和不斷增多的船艦保持通連，前述既建的「中央管制室」已不敷使用，遂於中央管制室東南方約100公尺之處，另行闢地並以強化的鋼筋混凝土為建材，興建一座愈為精良進步的通連管制室，此在該時的名稱是鳳山無線電信所內的「第二送信所」，而原之中央管制室則又稱為「第一送信所」，彼此負責連通的區域亦相互區隔，各別行事。

因為該座於後期建造的管制室是呈十字型體，故在日後被我國接收後係稱作為「十字電台」。第二送信所、即十字電台內部的電力設備和布線方式，當然是較第一送信所改進甚多，線路均是集裝於纜線溝槽內，集線器和電力用的分電盤乃是採用三菱重工業新製的機型；而且，十字型體電台內，同樣兼設有工廠並有吊載能力更大的起重吊車，惟因開設的門窗已經顯較減少，故於內

部裝置有巨型鼓風機以增加通風效能。此外，為求著收更佳的防爆功效，人員進出的門體皆是以厚重鋼板鉚焊製成的「防爆門」型式，且類似軍艦上的水密性門窗，必須藉由轉動圓形操作盤才能開啟閉合，屋頂亦如第一送信所者然而覆以綠色植被，即使敵機臨空鳥瞰，亦屢因其形體若與周圍樹林、草地融為一體而難辨識。職是之故，十字電台有如一座固若金湯的堡壘，得堅定穩固的發揮和遠在千里之外的艦艇船舶，進行長程通連的效益。

相對於原之中央管制室，日後改稱第一送信所、而且被泛稱為「大碉堡」的核心建築物，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後來又於距離大碉堡約250公尺，但和主電塔相距僅約75公尺處，增建一座亦是作為通訊管制用途，但形體遠比大碉堡為小的小碉堡，乃輔助大碉堡以從事無線通訊的另一座增建場址。小碉堡內部之空間呈現長方形的形狀，係專責於主電塔所收發無線訊號之處理管制，且因為主電塔高度遠高於其餘的18座副塔，故其管制室內所能通連的海面船艦，在相隔距離方面尤遠於大碉堡者，即可與遠在南海、屬「海上最前線」的軍艦即時連通。另外，小碉堡周邊裝設有四道防爆門，比諸大碉堡內的安全防護措施，乃有過之而無不及；其頂緣和周旁則遍植有樹木作為掩護，迄今小碉堡上方的坡面和周邊環帶，已經滿植高大樹木，遊客若不仔細尋找，還真容易錯過。

架設並高聳於電信所周旁、用以收發訊息的電塔，是第一送信所（即中央管制室或大碉堡）和第二送信所（即十字電台）以外，最重要的設施，亦

是最具保存價值的文化資產。平素無法進入無線電信所內部的民眾，從遠處所能瞻望得到的，即是這些以雙層圓環型式所排列，尖突聳立於地面之上的電塔。在1917～1938年間、亦即從日治時代中期以至晚期的21載之中，鳳山無線電信所盡乎是比照東京的船橋無線電信所一樣的，在數度期程的擴建下，總共築建了1座200公尺高的主塔以及18座高60公尺的副塔，望之煞像是「電塔森林」，是那一陣子全台灣僅有的獨特景致。每座通信電塔的基座，均是長400公分、寬250公分並高出地面112公分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即使18座的副塔已被次第拆除，但若干基座仍存有殘跡顯露於地面上。

矗立於電信所圍牆內區域，近乎是中心位置的通信主電塔，深入地底的部分即約20公尺，且還由周旁的三具座墩共同拉繫，使能牢固錨定於地面上，三具繫固座墩皆和主電塔相距150公尺，即位於同一個直徑為300公尺之圓形的三個等分點上；與主電塔距離340公尺處的圓形環帶，則坐落有18座、60公尺高的副電塔，亦是以同等間距分布於一個直徑達680公尺之圓形上，每座副塔除了自身有達6公尺深的地底部分外，並各有兩具繫固座墩以加強副塔之穩固，這些總數為36具的副塔繫固座墩，是等間距的分布於一個直徑800公尺的圓形環帶，詳如附圖，乃以紅點標示於解密之空照圖上，讀者若參照圖面上的標示位置作比對，當可一目了然。

前鳳山無線電信所之基地，在最主要並區分為第一送信所和第二送信所的通訊管制室，以及19座主副電塔、39座繫固座墩之外，並建造有訓

練講習室、戊衛室和軍官宿舍、士官兵寢室、圓形水塔以及圍牆等，由於未如通訊管制室或主、副電塔那般的特殊，故不再逐一列述。倒是其中以紅磚砌造、內部塗布水泥和防滲材料的水塔，有近約10公尺的高度，塔身四周稍向中心軸線內傾，故不致於朝外崩坍，但是卻又為了預防塔身上方的貯水槽因為裝水過重而坍塌，所以特別在塔內砌建有「格子梁」和另以磚塊砌造的托架當作支；且若端詳水塔外圍，可見到皆是以紅磚的短邊順著圓弧以施作的「丁砌面」，工法細膩而老練。

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軍曾於電信所基地內的若干高點，架設高射砲作為防空陣地，但是因為基地若似隱身於一片廣大的綠地樹林內，所以鮮少被盟軍戰機發現而遭到轟炸掃射。比起當時不遠處的高雄港埠碼頭、海軍左營基地、海軍小港機場或陸軍屏東機場，電信所基地乃是安全得多，防空高射砲開火的次數倒也不多，戰後這些高射砲則被拆卸移除，今已不復存在。

肆、日本戰敗撤離後，本處軍事基地的產權移轉和變更使用

這座由日本海軍工兵營建部隊建構的鳳山無線電信所，自1919年落成啟用而至1945年日本投降停用為止，總計由其海軍使用長達26年之久，對於日本海軍駐台指揮部經由傳收無線訊息，機動調度巡行於南海廣袤水域的日軍艦隊，必有相當程度的作用，也帶予日方極其豐碩的征戰掠奪成果。然而，肆意舉兵侵略終有潰渙敗降之日，1945年8月15日裕仁日皇所公開播放的《停戰詔

書》，駐台日本海軍正是透過鳳山的無線電信所，將日皇下達無條件投降的宣告，傳送予遠在東南亞的所有日籍海軍官兵受命，令其結束侵略惡行。接之而來，關於對此座無線電信所的處置方式，即是準備將移交予我中華民國海軍接收。

雖然在日軍敗降之際，留守於電信所內的駐軍，火速銷毀各類機密書冊、敏感文件，並拆解在當時極為先端進步的通訊設備，僅留存建築物和粗重老舊的機具以待日後的交接清點，但是國軍部隊依據留存的資料仍可推判出鳳山電信所往昔的運作概況，並秉持克難精神暨傑出智慧以傾力修護留下的設備，繼續使用經過維修保養後的堪用機具，待日後財力狀況不再拮据吃緊，方才逐年編列經費予以汰換更新。至於日軍留下的建築物方面，因為本即建造得十分堅固，且在交接前日軍並未明目張膽的刻意炸毀破壞，所以得供保留續用，直到民國93年9月海軍停止使用斯座基地，並由當時之地方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為止，皆未從事過重大的翻建改造，僅曾就若干之處進行修繕葺造。

台灣光復後，前鳳山無線電信所由我國海軍接管，先做為通訊大隊分遣隊駐地，亦曾短暫撥借部分用地和建物予軍事情報部門兼作偵訊嫌犯之場址，為避免刺激起見平日官兵大都改用「招待所」的名稱來稱喚，而原本用於無線連通訊息的「大碉堡」則充作拘留嫌犯的場所，後因軍情部門另行購建專屬的新址，遂將借用地歸還海軍，轉由海軍政戰部門管理。民國51年，除了原之「十字電台」和周旁腹地仍供作通訊用途以外，海軍政戰單位先在此處設立訓導中心，從事將近

8年的部隊維安保固工作；過後，則於民國63年7月成立海軍明德訓練班，並交由海軍陸戰隊轄下單位擔任輔訓職務，教化管束經由部隊提報或經過軍法判決，亟待矯正品行的收容人。

此段時期，通訊用地和訓練收容學員的用地，係以圍牆隔開，並曾視需要添建新房舍和各類附屬建築如警備室、官兵宿舍和菸毒勒戒室…等。坦言之，在後續階段由國軍部門運用有限經費添建的房屋舍室僅係著重於實用性，而並未著眼於風格造型，因而較為平淡無奇，與日治時期留存的建築物顯有區別，得被輕易的分辨出來。例如，磚造的日式宿舍是以木梁構組成「二重梁」的格式，壁面常可見到以木板疊置成的「魚鱗板」造型(上層的木板會疊蓋住下層木板約1/4之部分，如同魚鱗的疊組，可防止雨水潑進屋內，又稱雨淋板)，特別是其醫護病患的診療室，在磚砌立面上方更設計有可增益美感的「楣梁」和促進通風的「花窗」，尤較一般的宿舍美麗脫俗；至於國軍添建的宿舍則是以鋼筋水泥為柱、磚塊塗布水泥為壁，地面亦抹覆水泥或磨石處理，旨在講求實務效用，無需特別講究砌築架梁的工法，而可以在較短的期間內迅速完成。

81年3月，斯座基地改由海軍總部直接管理，並漸將明德訓練班的學員遷往他處；90年後由於國軍精實方案的推行，以致曾長期駐守於基地內的通訊大隊分遣隊必須調整編制，並且鑒於使用多年的通訊設施已趨老舊，難以續用，因而通訊單位遂遷離此地。閒置的建築和設備，曾暫供定期參與國防部三軍聯合訓練的指揮部，於執行任務期間使用，不過為期尚不到3年便在93年初完

全停止軍事用途，同年6月在既經登錄為歷史建築後轉為文化資產。

2008年10月，在一次由行政院文建會指導，國立文化資產保存中心暨高雄縣政府聯合主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陸軍軍官學校、正修科技大學建築系和南華大學建築景觀環境研究所等機構院校共同協辦，並假高雄召開、為期4天的「台灣日治時期軍事設施部署、設計及再利用研討會」中，跨海蒞臨與會的日、美籍軍事專家如日本防衛研究所戰史部教授原剛、近畿大學教授岡田昌彰，和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設施安全研究中心講座教授Krauthammer等人，在正修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顧超光先生引領下，親赴前鳳山無線電信所造訪，察看該座曾經與東京船橋無線電信所齊名，且曾經是20世紀初葉同屬舉世最精良完備的軍用電信所的留存風貌，亦對其所遺存至今，極為堅固宏偉的建築物頗覺讚賞驚奇。

移駕光臨的學者們，莫不深嘆當時的日本帝國，不但軍事武力堅強壯大，在營建、機電諸多科技領域亦咸能夠領先各國，惜乎竟用於惡途，非但未能造福寰宇群倫，反倒在舉世掀起波瀾，肇致的禍害迄今猶在多處亞洲領域遺留爭端。像是從東亞北端鄂霍次克海，一直到遠在迢迢南方的南海，長久以來由昔日之日本帝國所遺留並引發多國 議的群島、列島或單獨島嶼主權問題，便是由於其在帝國稱霸時期，胡亂侵略所引致而長留至今的遺害，對我國主權的侵害尤遠深於其他的東亞或東南亞國家。

相較於船橋無線電信今已不復存在，針尾電信所屋舍無存、場地移作他用而僅殘留三座電塔

的慘澹狀況，昔屬日本帝國佔領地的台灣，境內之鳳山無線電信所遺址，反而是保存得最為完整者，也極具珍貴的歷史文化意義。台灣在過去的日治軍國主義年代，無線電信所為重要且甚具機密性的軍事基地，民眾只要逗留於附近或稍為停下張望，便會遭到為戍守衛兵的驅趕，今則可於假日入內自由觀訪拍照，誠非過往年代所能預料之事。不過，現在已是歷史建築和國定古蹟的前鳳山無線電信所，畢竟曾是侵略者逞其奪取意志而建造的通訊基地，因此不少國人尤其是年紀較長、往昔曾遭到日軍荼害者，在參訪本處古蹟區時，難免會勾起不堪回首之傷痛，而非僅以好奇興奮之心境入內參觀瀏覽，國人並應惦記歷史教訓，常保強盛的國力，避免重蹈遭致異國強權入侵迫害的歷史覆轍。

伍、民國90年代，因國軍推行精實方案，原通訊基地移作文資用途，並經評定為國定古蹟

自民國93年後，因業務的精簡固實而致原駐防上述基地之部隊遷離原址，基地停止使用後有好一陣子是全面關閉深鎖，偶而才有人員前往整理環境，修剪樹林草地。相對於前無線電信所，鄰近老舊眷村已由國防部依據眷村改建條例和施行細則陸續推案整地，改建為新式的集合住宅大樓，此座仍佔有逾8公頃土地的原軍事基地卻任其閒置停用，不僅十分可惜亦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亟待活化使用以展現最佳化的整體功能。經過民眾的反映和鏗而不捨的奔走努力，以及海軍各級部門暨國防部的寬大考量，終於在此方面有

了新的突破和轉機。

原本門禁森嚴、帶著神秘色彩的該座基地，因為已有將近百年的悠久歷史，蘊涵許多幽轉折的沿革變遷，兼具各種興衰榮辱的遞嬗事跡，且夾含著當代獨特建築藝術和引領時代風潮的無線通信技術。幸而歷經地方文史藝術團體、人士的積極爭取，遂在民國96～99年間，先後經地方政府暨中央部會審定並公告為「縣定古蹟」與「國定古蹟」，讓本來大都是秘而不宣的史實軼事，得以公開展現於世人面前，鳳山地方的鄉梓耆老尤感欣慰。甚至原本對於往昔日本帝國黷武侵略罪行，長期痛憤、永生難忘的眷村居民，以及由居民們組成的「眷村文化發展協會」，亦樂見這座基地轉作為文化古蹟，俾既可保留下珍貴的文史資產，並可成為歷史、軍史上的永世見證。

在民國96年，基地尚屬高雄縣縣定古蹟之階段，縣政府係委託高雄縣眷村文化發展協會管理維護；俟99年基地被公告為國定古蹟且高雄市、縣合併為單一直轄市後，高雄市文化局曾以中央部會撥付的款項和自行編列的經費，在專業人士指導監督下雇工整修，同時委付鳳山地方的眷村文化協會代為管理。自2011年3月起，於每週的星期六、日對外開放，供民眾入內參觀；因為前往參訪的人數猶非甚眾，所以尚未施行總量管制，亦因限於經費、人力，故也尚未施行導覽機制或安裝時下極為常見的語音播放設施，不過若是組團前往且經過預約申請，經由眷村文化協會審查同意，則會編排人員或志工擔任導覽解說，讓文化界或特定團體的成員們，於造訪這座國定古蹟之後，咸皆能得到鮮明豐碩的收穫。

目前，眷村文化協會招募有10餘名、多半為海軍陸戰隊退伍的官兵弟兄擔任志工，輪流巡查守護此片舊日基地。不過，基於人手尚告不足難以肩負夜間巡視的任務，協會已向政府申請撥置若干替代役兵員額數，在固定時段輪班巡邏或於非特定時段機動巡邏，以加強守護園址之重任，同時提報請求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考量增裝監視器，遏止歹徒宵小的侵入偷竊。

舊日的海軍通訊基地和明德訓練班場址，在停止使用後轉作為文化用途，自然是極佳的好事，但在產權的維護上則需顧及所有人原有的權益，甫能切合於整體的公義性。針對此事，國防部曾表示前海軍明德訓練班坐落鳳山區埤頂段1243-70等7筆土地，原屬機關用地並列於專案核定作為變產置產的不動產。以上土地，經於99年依程序公告為國定古蹟所在地後至今，當前是由高雄市政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代為管理，應由高雄市政府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之規定，辦理有償撥用，以符「管用合一」目標。如是為之，方才周到允當，並盡符依法行政的作為。

陸、已公告為國定古蹟的前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得藉由「眷村文化節」的活動而愈加廣為周知

自民國80年代後期起，國防部逐步推行精實方案，國內部分軍事基地因為人員縮減、單位裁撤而停止使用。而由前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暨曾是海軍通訊大隊分遣隊駐地、海軍明德訓練班所在地，所轉型化身的國定古蹟，是全台灣

極少見的軍事風貌古蹟。綜觀合併改制後的高雄市，現今行政區內在民國86年4月以前，經公告為一級古蹟者有「鳳山縣舊城(北門、東門、南門)」(該座建於清朝的鳳山縣舊城門，實係位於今之左營區興隆段)；86年4月之後，公告的國定古蹟計有「台灣煉瓦會社打狗工場」(位於高雄市三民區中華橫路，民眾常簡稱為中都磚窰場)、「鳳山龍山寺」(位於鳳山區中山路)、竹仔門電廠(位於今美濃區龍肚里附近)；而本文描述的「高雄無線電信所」則是於99年明定公告。但是，該座在時序上最晚被納入為現今高雄市內一級古蹟或國定古蹟的無線電信所，卻是高雄地區唯一建於日治期間的軍事古蹟，與前所列屬於「城廓」或「寺廟」或「產業設施」的諸國定古蹟炯然有別，透過其遺存建築物的型態風格，訪客可溯知20世紀前半葉鳳山地區的海軍無線通訊概況和相關的軍事情勢、社會背景，並可綻開另番鑒古知今的眼界和心境，萌興刻苦耐勞、力求精進的信念及淬勵奮發、堅毅卓絕的情操。

在鳳山地區，原本環繞前海軍無線電信所的數座老舊眷村次第改建後，昔日有「竹籬笆、紅門戶」之稱的舊式眷村已逐漸不存，當地居民則對於前無線電信所的特殊歷史意義和眷村的往日風情備感懷念。在眷村風情日趨微後，由曾經長居高雄地區之眷村住戶們，共同發起成立的「眷村文化發展協會」及選定於每年10月間辦理活動的「眷村文化節」，反倒深受出身眷村之諸多人士認同接受。近幾年來，眷村文化團體果皆依照設立之章程，固定於每年10月舉辦慶祝儀式，象徵眷村精誠團結意念的永續沿傳。

2011年10月22～23日的高雄眷村文化節，便是分別在左營的眷村文化館和鳳山的前日本海軍無線電信所推出系列活動，乃繼上一年度在左營和鳳山聯合辦理「萬年季」(紀念昔日明鄭王朝曾於左營設立「萬年縣」，但據歷史界的考證昔之萬年縣應在今之台南仁德)與「鳳邑新舊雙城會」(左營曾是鳳山縣舊縣址所在地)之後，再次上演之另類雙城會。前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周旁，原有海光四村、莒光三村、光華新村和工協新村…等眷村，因此在當處舉辦眷村文化節的活動，確有地緣之宜，活動內容以輕鬆活潑的氣韻，傳揚擴展眷村文化中首要的團結愛國意涵，深民眾的肯定和好評。而前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的知名度，則得藉由「眷村文化節」的活動，而愈加的廣為周知，讓其不僅逐漸成為國人得以知其緣由典故的國定古蹟，並且是永世見證歷史的寶貴遺址。👁️👁️

1 於1941年初，在戰亂中趕工建竣於利物浦的「威爾斯親王號」戰艦，是英國皇家海軍「英王喬治五世」級戰艦的二號艦，服役未久即於5月分與胡德號戰鬥巡洋艦一起投入截擊德國俾斯麥號戰艦的行動。1941年11月25日，接獲緊急情報的英方，下令由菲利普斯中將率領的威爾斯親王號旗艦，與由4艘驅逐艦--伊萊克特拉號、快速號、忒涅多斯號和隸屬皇家澳大利亞海軍的吸血鬼號，以及反擊號戰鬥巡洋艦共同組成的艦隊，火速趕赴南海，準備攔截意圖不軌的日本艦隊。在爆發珍珠港事件後的12月9～10日，銜命巡行攔敵的英方艦隊並未發現到日本艦隊，卻在返航時反被日方潛艇發現行蹤，並即通報日本占駐於越南西貢的海軍部門；接著，在未有任何空中掩護之局勢下，威爾斯親王號和反擊號被自西貢起飛的86架日本海軍戰機擊沈，使原本號稱是日不落國的不列顛遠征艦隊倏然瓦解。後續之接戰，英國海軍只能採取守勢防止日本艦隊朝向新加坡挺進，孰料日本卻改由陸軍部隊自馬來半島南下，一舉奪佔新加坡。

在此之前，軍界大都認為必須仰賴船體愈堅、砲火愈強以及布陣列隊戰技愈佳的艦隊，方可有效殲滅敵方戰艦或艦隊。但是在1941年12月，日軍接連派出海軍航空部隊摧毀珍珠港內的多艘美國戰艦，以及在南海炸沈英國海軍的威爾斯親王號等戰艦後，軍事專家方才省悟「以機炸艦」較諸「以艦 艦」愈為直接有效，嗣後在中途島海戰即有最強烈的印證。今日，則是發展至以導航飛彈或魚雷來攻擊，又已遠非數十年前所能想像。